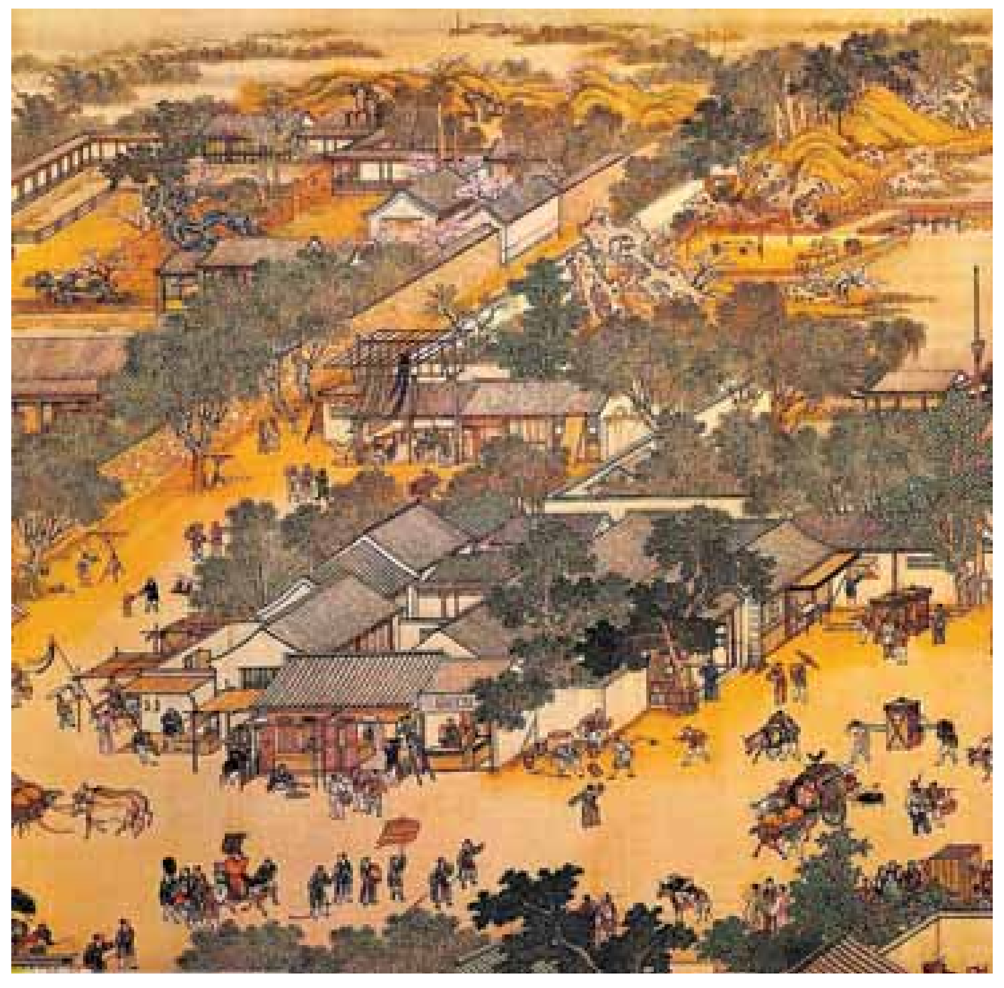
歷史與空間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

■常俠



魯迅有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的話，實際上很多人都有魯迅這樣的不滿情緒。正史裡除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難以入史書。司馬遷為商人立傳，開史家先河。商人在舊時是被歧視的，中國傳統文化把俸祿視為天經地義，把當官獲取的富貴視為榮耀，而歧視商人的智慧致富。對商人不但歧視，還要限制和打擊。《管子》還主張降低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百工商賈」不許穿用羔皮貂皮做的衣服。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也就是商人經商活動。司馬遷不只是讓我們看到了商人的作用，還把一個漢朝統一後的華夏大國、天南地北的物產和風土人情展示給我們。兩千多年前華夏大地豐厚的自然物產便可以養人。司馬遷二十歲開始，從北方南下遊歷長江、淮河一帶，登會稽山，探禹穴，窺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上汶水、泗水，到齊魯大地，經彭城，過梁、楚而返回家鄉，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這對後來寫《貨殖列傳》備下了足夠的基礎。讀《貨殖列傳》，讓我們對統一後的大中國、為她的廣袤富饒而慶祝。《貨殖列傳》寫道：「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彌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這種國家統一後的昌盛繁榮局面勢不可擋撲面而來，國家一統，才有了通商之便，南北各地的物產才得以交流，成就了千載難逢的商機。太行山以西的木材、竹子、谷木、苧麻、旄牛、玉石，太行山以東的魚、鹽、漆、絲、樂器、顏料，長江以南的名貴樹木、生薑、桂皮、金、錫、鉛、硃砂、犀牛、玳瑁、珠璣、獸牙、皮革，碣石以北的馬、牛、羊，毛氈、皮裘、獸畜的筋和角、銅礦、鐵礦……這一切物產都因為商人的活動得以南北交流，想想這對富民興國帶來多大的影響！

司馬遷有遊歷全國各地的經歷，對各地的風俗人情有着極深厚的興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各地的風俗人情和形成，又與地方物產水土有着密切的關係。比如河東、河內、河南地區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所以當地的民俗吝嗇節儉，熟悉世故。中山地區土地貧瘠，人口眾多，所以民俗狷急，靠投機謀利為生。鄭、衛兩地的風俗跟趙相似，因為接近梁、魯，所以注重節操。齊地山海環繞，沃野千里，物產豐饒，所以那裡的民俗寬容豁達。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全。鄒、魯靠近洙水、泗水，民俗喜歡儒術，禮儀完備，那裡的人小心謹慎，節儉吝嗇，害怕犯罪，遠離邪惡。還有越、楚兩地的風俗，彭城以東的風俗，皆與水土有關。最有意思的是楚、越地區，土地多人口少，以稻米為飯食，用魚肉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用買賣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豐富，沒有饑饉的憂患，所以那裡的人得過且過，沒有財物的積聚。因此長江、淮河以南地區，沒有挨餓受凍的人們，也沒有千金財富之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多受水、旱之災，所以那裡有人們喜好積蓄儲藏財物。這些風俗人情非常有趣，這便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司馬遷的財富觀是非常現實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記述了許多富商大賈的傳奇致富，也記述了一些靠盜墓犯法、賭博惡業發家的人。還有賣漿水致富、磨刀致富、賣小食品致富、獸醫致富的人。除盜墓賭博之外，司馬遷對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馬遷充分體會到財富對人的重要性。中國這塊土地自古養官不養民，官有俸祿，民不但要自食其力，還要抽糧納稅養官。

司馬遷看到這樣的現實：在陸地養五十四馬，一百六七十頭牛，二百五十隻羊，水中佔有年產千石魚的魚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樹……齊魯千畝蠶桑大麻，等等，一個人有這樣的資本，財富可以與千戶侯相等。司馬遷把無官職俸祿奉養，也無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與有俸祿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與一地政府長官比富，億萬富翁能和國王同享樂。

難怪康熙爺感歎不如江南富貴！

開卷有益

香港亟需政策研究

──《困局與突破──香港難點問題專題研究》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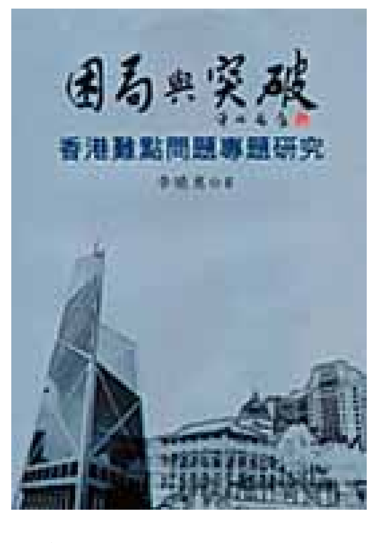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

「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前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這句名言，一直得到不少人的認同。來港時間不長，我深切感受到，香港這個社會從裡到外，糾結着融合的矛盾，也充斥着矛盾的融合。而這矛盾的統一，便形成香港社會鮮明的多元化特徵。

究其文化根源，無容置疑地可追溯到它的孤島意識、殖民心態和自由港地位。

伴隨鴉片戰爭的硝煙，西方價值觀念和市場經濟意識悄然登陸，並開始與傳統的中華文明相互交融。由此，務實、創業精神和誠信意識應運而生，同時與自由、法制觀念，以及市場、創新、契約意識交相輝映，匯聚融合成為創造香港奇跡、支撐香港繁榮的「香港精神」。

然而，與孤島意識和長期殖民化統治形成的獨特心理相伴而生的，是一種缺乏定性的或帶有一定偏激的快餐文化，從而使為人稱道的「香港精神」無可避免地滋生出諸多的脆弱性。其主要表現為：一是「利益至上」，很多人看重的是金錢和利益交換，並把它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二是急功近利，短視浮躁，缺乏大局意識和戰略思維；三是集體觀念的淡漠和統籌能力的缺失；四是某些人對奴性反叛的過激及反抗精神的走偏，從而形成對民主權利的濫用，導致對所有權威的盲目挑戰。其中，「短視」心態最影響香港的長遠發展。



回歸前，殖民地管治方式使港英政府始終存有一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管治心態，「短視」的香港似乎並無不妥，但卻與回歸後的主人翁身份格格不入。面對競爭對手在推動轉型、規劃長遠方面所表現出的膽識和承擔，香港這種缺乏大局觀念和戰略思維的社會意識，似乎越來越不適應自身的發展需要。同時，面對社會競爭的加劇和發展節奏的加快，制約發展、影響效率的機制因素掣肘作用日益明顯，愈來愈令人憂慮。香港今天面對的一些困局，與此不無關係。

香港的文化雖然具有鮮明的特色，卻欠缺文化的底蘊和內涵，社會浮躁成分增多，深入探討欠奉，有些重大政策往往缺乏深入系統的政策研究作支撐，理論底氣似顯不足。內地及國外智庫林立、政策研究盛行，香港這方面卻大為遜色。香港社會的「即食麵」文化，與內地社會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請專家講課、討論問題所展現出來的研討風氣相比，實在是反差太大。香港太需要理性專業的政策研究了。

《困局與突破──香港難點問題專題研究》一書，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兩地及港台關係問題作了一些較為深入有益的探討，儘管其中的觀點有些人不一定認同，但作為一家之言，確有其參考價值；作者在書中展現出為促進香港發展獻計獻策的真摯情懷和研究精神，更是值得推崇。

李曉惠移居香港之前，曾在大學及研究院學習工作十多年，養成了勤於學習、善於思考的好習慣。他在文匯報工作差不多20載，主持報社筆政多年。社評是表達報社立場的一面旗幟，香港的主流報章都給予高度重視。文匯報作為綜合性政治大報，主持筆政者需有較敏銳的政治觸角、較高的政策水平和一定的理論功底。李曉惠對香港問題努力不懈的研究，與報社的評論工作相得益彰，使文匯報的評論進一步增加了專業的厚實和理論的嚴謹。文匯報的社評在香港社會較有口碑，被電子媒體廣泛轉發，成為文匯報的一個重要品牌，李曉惠為此作出重要貢獻。

新聞發展史給予人們這樣的啟示：報紙增加發行量主要靠新聞，提高影響力則要依賴深度報道和評論。與電子媒體及「快餐式」的免費報紙相比，以社評為核心的新聞評論正是傳統報章的優勢之一，也是文匯報加強自身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的着力點。我讚賞李曉惠的專業追求，希望他的研究能夠有助於進一步提升文匯報評論的水準和影響力，更希望他的成果對香港政制的穩步推進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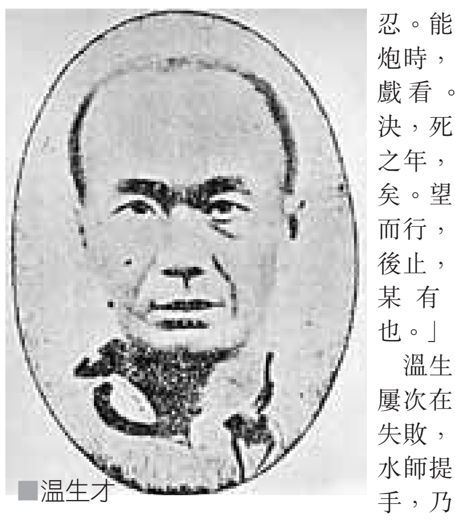
是為序。

非禮記

■王 政

明殺

「禮失求諸野」。這個「禮」在今天看來，倒不一定是種「儀式」，而更多的是對「歷史」的尊重。近代（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社會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歷史、文化都經歷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故如何理解這段歷史也成了個大問題。在這裡「非禮記」或索隱、或評點、或發微、或記述，每篇介紹近代中國一位人物或者一件大事。以「非理」的形式向那個「非禮」的時代致敬！


■溫生才

溫生才，字練生，廣東梅縣人。年少孤苦。幼即赴荷蘭為童工。後轉叻叻，為錫礦工，入同盟會。1911春，黃興、趙聲等奉孫中山命令準備在廣州起義。溫生才聞之，乃自南洋返粵。在致南洋同志絕筆書中說：「弟別後返省城，在朋友處暫住，想欲先尋頭路棲身，然後緩圖心事。……自從徐（錫麟）、汪（兆銘）二君事失敗後，繼起無人，弟思欲步二君後塵。因手無寸鐵，亦無鬼炮，莫奈何，暫忍。能得手有鬼炮時，一定有好戲看。弟心已決，死之日即生之年，從此永別矣。望君等盡力而行，達目的而後止，勿學我溫某有頭無尾也。」

溫生才知黨人屢次在廣州起義失敗，多挫於清水師提督李准之手，乃決心除之以去障礙。3月10日，馮如在城外燕塘演放飛機，滿清大吏空城往觀，生才懷手槍候於東門外諮議局前茶樓，蓋此地乃燕塘進城必經之路。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者，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意為李准也。伺轎至，突然沖轎前，攀轎向內射擊，於轎中人的頭、腹連放三槍，前後軍隊皆為鳥獸散，始知死者為廣州將軍孚琦。生才旋為巡警逮捕。

其實，真正幫助溫生才行刺成功的是譚根。譚是當時著名的飛行家，譚根夫婦奉孫中山之命由美國返廣州，並加入當時在廣州的「美洲幻術馬戲雜技團」作為掩護。通過施放乘人氣球吸引滿清將軍孚崎觀看，配合溫生才暗殺孚崎後返回美國。

清兩廣總督張鳴歧集群僚親訊，問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階之厲耳！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此以為天下先。」清吏施以酷刑，令四人踩槓，溫死去活來，仍未吐實。後溫兩踝皆被壓壞。並釘上最重腳鐐。不能行走，被架入督署大堂繼續審問。17日，清吏決定處死溫，劊子手捆溫，溫伸直手臂，竟無人使之彎曲。行刑途中，溫自言自笑，大聲告對圍觀者說：「今日我代同胞復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方好。」又說：「許多事歸我一身擔當，快死快生，再來擊賊。」

汪精衛有詩《獄中溫生才刺孚琦事》：

血中英響滿天涯，不數當年博浪沙。
石虎果然能沒羽，城狐知否悔磨牙。
須銜劍底情何暇，犀照磯頭語豈誇。
長記越台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

（非禮記．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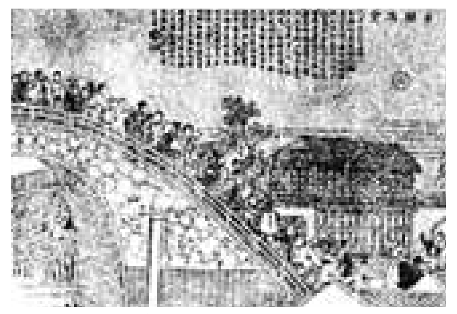
古典瞬間

■姚老庚

古代文人筆下的UFO

雷鳴電閃是常見的自然現象，但令科學者感到驚奇的「球狀閃電」卻是罕見的。閃電形如圓球狀大小，顏色怪異多變，速度有時非常緩慢。喜歡追逐過堂風隨自然飄遊滾動，當它碰到障礙物時，常會爆炸而發出巨響，瞬間就會無聲無息消失不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記錄不明飛行物現象的國家之一。浩瀚中國古書中有太多的記錄，無法用天文知識及一般常識來解釋。任何一位堅決否定飛碟存在的人，面對着這些歷史上的記錄，只有瞠目結舌的份。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有「飛車」等民間傳說，以後又有「赤龍」、「甕」、「盂」等酷似現代目擊者對此不明飛行物的描述或記載。如《莊子》、《拾遺篇》、《御撰通鑒綱目》、《二十四史》、《山海經》等。詳見1621年《明通鑒》載，明熹宗天啟元年二月廿二日，遼陽有數日並出，又日交暈，左右有珥，白虹彌天。天上出現數個太陽，更妙的是那「左右有珥」的描述，明白指出這個發光體的形狀就像當今大家熟悉的圓盤狀中間突出的UFO。此外在許多地方誌中亦有對此類奇聞異象有極為豐富詳細的實錄記載。「丁丑歲七月十七日，揚州一士子夜讀，忽北首牆上，光明若晝，以為鄰人失慎重，急趨出視之，則天半有一紅球，大如車輪，華彩四射，流於雲端，隱約有聲，餘光越三刻，始斂盡焉。次日，通城轟傳，所見皆一，是夜，秦郵甓社湖中光更朗，若自南直駛西北，後亦無所徵驗云」。「蘇城於七月十六日，有火光一道，大若車輪，自東而西，如星之隕，如電之擊，露露有聲，門外居民悉見之」。以上兩段文字，對不明飛行物之描寫，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它如車輪之大小，發光強調甚巨，有生響，或自南至西北，或自東而西，飛行速度之快，如「星之隕」，「電之擊」，目擊者眾多，全城居民「所見皆一」，而其出現之地，皆在揚州附近，與沈括所記述的「揚州明珠」及東坡夜遇「炬火明之」，恰恰巧合如一。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曾在一首詩中精彩的描繪：蘇在往杭州赴任途中，曾夜遊金山寺。當時月黑星稀，突然江中亮起火球持久不散，這一奇景讓蘇深感迷惑，於是在《遊金山寺》詩中記載了這千古奇觀：「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如此形象的描述便是例證之一。


■清代人所畫的《赤焰騰空》，其中「赤焰」即為今天所說的UFO。

北宋著名自然科學家沈括用「地學說」來解釋UFO現象也頗為生動。在其《夢溪筆談》中載有不明發光物事件：「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注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焰熠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魏國大主家亦常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物也」。又有「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入廟之西室，雷火自窗而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扣者，銀悉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熔為汁，而室亦儼然。」沈括詳細地描述了暴雷運行的全過程，它自天空進入而出，眾人都以為房屋着火而驚恐萬狀慌逃避之，但電閃雷鳴過後，房屋並未曾着火，一切都安然無恙，只是牆壁窗紙熏黑罷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屋內木器傢俬及木架上的器皿雜物均無損，其中易燃的漆器都未被電火燒燬，相反鑲嵌在漆器上的銀飾，卻全被電火燒燬，其汁熔流在地上，還有那口鋼質堅硬的寶刀竟熔化如水。使人感到驚訝的是，古代一般用竹木、皮革製作刀鞘，而刀鞘卻完好無缺真乃怪哉。上述奇異現象，令沈括及當時的人們都迷惑不解，為什麼會有這球狀閃電？火球奇特的能量來自何方？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直到今天科學家們也無法對這些奇異現象作出準確的圓滿解釋，成為歷史上困擾人的一個懸案。沈括是很嚴肅的學者，所言鑿鑿，生動細緻。

儘管如此，對於此光究竟是為何物，沈括並未輕率下結論。倒是近年有天體科學家看到《夢溪筆談》中這段記載後，大膽地推想這可能是天外客飛碟的光臨。果真是這樣，這倒成了人類關於飛碟的最早的文字記載了。1985年12月，鎮江舉行紀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學術討論會，時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席澤宗的首席發言中提到：「人們注意到《夢溪筆談》第369條，認為可能是古代已有UFO飛降地面的證據」無獨有偶，清代畫家吳有如的「赤焰騰」普遍認為是一篇詳細生動的UFO目擊報告，畫面是南京朱雀橋上行人如雲，眾皆在仰目注視天空，爭相觀看一團團熠熠火焰。畫家在畫面上方留印題跋記：「九月二十八日，晚間八點鐘時，金陵城南，忽見火毬一團，自西向東，形如巨印，色紅無光，飄蕩半空，其行甚緩」。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亦有可聞

■王兆貴

不一樣的元宵節

在我國古代特別是宋代，元宵是一個大節，從廟堂朝廷到鄉間里野，從皇親國戚到黎民百姓，從文人士子到販夫走卒，舉國同慶，萬民同樂，盡興遊冶，通宵達旦。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元宵》中說道，正月十五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音喧雜十餘里。但見一輪明月掛高空，萬盞花燈照眼紅；街上行人如潮湧，魚燈隊隊賽游龍。在《青玉案．元夕》一詞中，辛棄疾將元宵節燈綵的盛況描繪得如夢如幻：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仁宗天聖五年，蔡襄鎮守福州。元宵節這天，為了湊場面、趕熱鬧，他下令民間每家點燈七盞。當地文人陳烈聽說後非常氣憤，特意製作了一盞丈餘長的大燈，並在上面大筆寫道：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看了內心不免慚愧，立馬取消了這一加重貧民負擔的舉措。蔡君謨為人正直、忠厚，罷燈事件符合他主政勤廉的操守，去世時，被追贈為禮部侍郎，謚號忠。

蔡襄從善如流，慨然接受民間輿論監督的做法值得稱道，但也有的官員並不這樣看問題。宋郊與宋祁，是宋仁宗天聖二年的同科進士，世稱「兄弟雙狀元」。宋郊因被仁宗賜名為庠，故以宋庠稱之。宋庠任宰相時，宋祁為翰林學士。一年元宵夜，宋庠在書房讀周易。聽說宋祁在家舉行夜宴，廳堂院落到處都裝扮着雕飾華麗的綵燈，懷抱歌伎，通宵醉飲。第二天，宋庠派人傳話給宋祁，意思是說，你這樣窮奢極慾，難道忘了某年元宵節在某州州學讀書時吃鹹菜飯的事了嗎？宋祁笑着對來人說，請你回去也告訴我那位宰相哥哥，知不知道那年元宵節在某州州學讀書時吃鹹菜飯團的到底是什麼？原來，這位以「紅杏枝頭春意鬧」佳句而聞名詞壇的「紅杏尚書」，刻苦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日後的物質享受。

宋祁是一個及時行樂的人，他在「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詞句之後，緊接着道出的是「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如果說他在元宵夜恣意享樂還只是個人行為，那麼隋煬帝楊廣在元宵夜極盡鋪張之能事，則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偉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大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大業六年正月，煬帝把各番國的首領邀集到洛陽，從十五日那天起，在端門街上安排了隆重的百戲演出，戲場周圍五千步範圍內，分佈着操演絲竹的樂工一萬八千餘人，奏起樂來，聲聞數十里。從黃昏到天明，燈火炫天耀地，持續鬧騰了一個月才撤掉，耗資幾萬両白銀。此後年年如此，不僅在文化活動上喜歡講排場，擺威風，在國家建設的其他方面，也是急功近利，濫用民力，以致國力枯竭，在位不到十五年便將一個好端端的大隋王朝給葬送了。

琴台客聚

與皇帝對話

吳羊璧

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邊，與皇帝對話，其實是隨時很危險的。

但古代有諫官，責任就是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往往要進諫，說出皇帝不愛聽的話。隨時有危險。

明朝有一位高官（太僕卿）楊最，就因為上諫，令得皇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明史．列傳》

在民主社會，犯法判罪，有一套司法程序。封建皇朝時也有一套程序，但是皇帝可以隨時超越一切程序，由皇帝自己定罪，這叫「詔獄」。又可以在朝廷上執行刑罰，在廷上打杖。楊最就受了杖罰。行杖時的輕重，結果大不相同。打得輕，事後只是輕傷，容易復元。但是打楊最時，因為皇帝正大怒，要「重杖」，執行的人只好重重地打，結果是還沒有打完要打的杖數，楊最就已經被打死了。打死了，皇帝才痛快。

楊最進諫的是什麼內容呢？當時是明世宗。這個明世宗「好神仙」，像秦始皇一樣希望做神仙，長生不老。有見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對於明世宗因求做神仙而深信方士，有許多人進諫過，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等都因此得罪了。還有人繼續來，那就是楊最。

有個方士叫做段朝用，進貢一批道士煉出來的金屬器皿，說用來盛食物，可以做神仙。世宗高興極了，立刻召見，談得很投機。段朝用向皇帝強調，可以煉出黃金，也可以煉得不死藥，但必須皇帝深居簡出，不和外人接觸。皇帝一聽，更高興了。馬上要由太子來監國一二年，他用這時間去學做神仙。這實在太荒唐，太兒戲了。楊最就是在這件事上進諫，表示「不敢奉詔」（不敢執行）。

這無論如何，不應是死罪，但是皇帝大怒之下，就把楊最重杖打死。

楊最只是一個例子，事例太多。

有個說法，說龍有逆鱗，千萬不可去碰，一碰，龍就生氣了。這個說法不知最早出自哪裡，不過，早在唐太宗時就有了。唐太宗引用這個故事，但不是叫人不要向他進諫，相反是要好好進諫。他說：「朕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貞觀政要》

唐太宗是少有主動要人進諫的賢君。

不管怎麼說，人們與皇帝對話時，還是要小心翼翼的，不可出差錯。

唐朝有個武將，叫作李忠臣，人戇直。但有一次與皇帝對話時，說得格外的好。唐德宗一次見他時，發覺他耳朵很大，說：「卿耳大，真貴兆。」不知德宗是不是耳朵很小，總之比他小。李忠臣的回答是：「臣聞驢耳大，龍耳小。」這句話很機巧，被寫進《新唐書．列傳》中去了。

宋太祖時的宰相趙普，與皇帝相處得很好。宋太祖說，他有個趙普，就像唐太宗有個魏徵。趙普的意見，宋太祖聽得進去。但並不是事事順利。有一次，趙普提出某人為某官，皇帝不答應。第二天，趙普又這樣奏請，還是不用。再明日，再奏，皇帝生氣了，撕掉奏摺，趙普從容拾起，再明日，還是這樣上奏。皇帝終於想想，同意了。後來這個官果然稱職，「以稱職聞」《續資治通鑑》。這件事，君臣都很難得。

又一次，大宴，忽然下大雨。皇帝覺得掃興，很生氣，「怒形於色，左右皆震恐」。這時，倒不是進諫的問題了，趙普說：「外間百姓正望雨」，提醒這時百姓得雨，正歡喜作樂呢，請皇帝「令樂官就雨中奏技」。這一說，皇帝高興了，「大悅，終宴」。《續資治通鑑》記這件事，說，趙普很會「臨機制變」。

翠袖乾坤

殘佬

蒙妮卡

與舊同學聚會，談起了身邊的另一半。原來香港地不僅隨街有「賤男」，還到處有「殘佬」。

所謂「殘佬」，是退休後無所事事，怨天尤人，周圍找人出氣的花甲翁。如果他們是維園阿伯，反而好應付，每星期總有一處地方讓他們發洩；假若連維園也懶得去，則害己害人。

A太丈夫是退休政務官，整天伏案苦寫，發信給各報館的投訴版，「揭露」街尾路燈熄滅，沒人修理；街頭爆水管，爛路難行。若久未接覆信，會拍枱痛罵狗官浪費納稅人金錢。他「仗義執言」，卻弄到家無寧日。A太說，丈夫未退休前，肯定不會如此勤快（寫信）。

B太丈夫年輕時花名叫「憂鬱小生」，不多言，喜歡扮成落寞寡歡狀，惹女生注目。如今退休，性情大變。每逢電視播放類似「時事評論」節目，他搬來小櫈坐在電視機前，與主持人「對講」；主持人講一句，他反駁兩句；三句不合，差點打翻電視機。B太說，但凡丈夫譏笑她婚後變了肥婆，她就嘲諷他變了怨漢。

C太丈夫退休前是銀行大班，每天西裝筆挺出門。如今衣衫襤褸，穿拖鞋落街飲茶，吊兒郎當混日子；他還諸多批評太太打扮艷麗，拒絕同行。C太大惑不解，丈夫為何變了樣（心）？據他解釋，前世為衣冠奴隸，下半世要大解脫。「他連去廁所也不肯關門，以示解除束縛。」C太埋怨。

其實女人也希望下半世的日子不一樣。兒女長大了，無所牽掛，走出家門遊山玩水，或者做義工貢獻社會；節目排得滿滿，自然看不慣「廢柴」丈夫。

眾太太雖然怒氣滿腹，但是，無用「殘佬」總好過花心「賤佬」去包二奶。我們研究丈夫退休後變「廢」成因，是更年期屆臨？「早就過了。」患老人痴呆症？「還未到時候吧？」

海闊天空

省一席酒 育一英才

蘇狄嘉

風氣不知起自何時，豪門子女的婚嫁，成了媒體追捧「猛料」，新近的兩宗，由去年炒到現在，只差婚禮嘉賓名單和宴會餐單未有料之外，其餘角度俱已搜羅盡全，熱度依然未消。

大編輯笑嘆，上世紀七十年代，地產銀行界大亨之子迎娶名醫千金，他用了「世紀婚宴」的詞彙來形容，想不到迄今還被「抄襲」沿用。當然，香港今時今日的富庶，超越當年許多，傳聞中的婚禮，花耗以千萬元計，突破億元亦不稀奇，稱為「世紀婚禮」亦不為過。

多嘴之徒未免口痕評論，從此以後，少男祝願他世投個好胎，少女發憤鑽營嫁入豪門。

周前，個別報章亦有一則消息，報道一個慈善文教基金，捐出一千五百萬元，扶助內地學子來港升讀大學。如此功德無量事業，也僅見篇幅一角，與「世紀婚禮」之奪目相去極遠。

內地經濟發展不均，教育經費普遍匱乏，是負責當局也不諱言的事實，不說貴州、湖南一些窮省的鄉鎮，就是距離粵、閩兩省富庶地區不遠的農村，子弟受教育之路仍是崎嶇多阻。

我看過一些求助學子的書信，訴說全家大小如何節衣縮食，甚至賣掉家中唯一耕牛，僅只籌足路費送他入城升學，期間每月二三百元的生活費用毫無着落！

「世紀婚宴」的一桌美酒佳餚，足以支持一位內地大學生四年生活費用。酒會中剩餘在瓶子、酒杯的飲料，加起來的價值，又不知能資助多少貧困的英才。

百家廊

大學文憑為何貶值

陳曉鳳

當中國父母不惜血本供子女讀書之時，當6歲的孩子就背上沉重書包為大學文憑而奮鬥時，曾披着神聖光環的大學文憑，卻在悄然貶值。

大學生薪酬比保姆低

5年前北京各招聘會上，2千元月薪職位都不考慮的本科生，現在1千元就會有人爭着去。大飯店的服務員，公園撈水草的臨時工，剛從鄉下來的保姆，他們的月薪都可能比大學生高。有大學生急着自立，乾脆放下架子先從當保姆、服務員步入社會。早年就業冷門的環衛、殯葬等行業，因職業穩定已成了大學生乃至研究生的求職熱門。

研究生們，無論「國產」還是「海歸」，行情也並不比本科生好，高學歷有時甚至成為就業入門的障礙──有公司寧願要年輕又好支使的本科生。在不少單位，研究生的月薪與本科生不相上下，「海歸」早與「國產」的收入拉齊。無數出國花了幾百萬的留學生，回國後月薪僅在3千元至5千元之間。

面對投入產出的巨大差距，富裕人家就當花錢給孩子買經歷，有平民百姓卻悔恨得痛徹心扉。有對知識分子夫妻咬牙供出一兒一女倆「海歸」，回來卻都變成「海滯」在家啃老。家底淘空了的老兩口，穿着寒酸的舊衣服，因營養不良而面色青黃，客廳只有一點暗淡的燈光。一位男士多年前辭職去英國讀碩，歸來多年沒找到活兒，40多歲還是沒工作也沒能成家。

為何文憑變得如此不值錢？

本科文憑含金量下降

近年近乎賽跑的大學「擴招」，在降低高等教育門檻同時教育質量也在下降。功利的學習，老化的教材，在「量化考核」折磨下但求生存的教授，都讓現代中國大學缺乏人文氣息，很難造就有探索精神、熱愛學問的學子。

外語是通向知識的一扇大門。當獲得學位證不再需要通過英語四級，本科學歷的含金量自然就降低了。大學儘管能忽略英語，但多數單位招人依然要求有英語能力證書。人力資源幹事普遍認為：英語都學不好的學生，能力又高得了哪兒去？有位近年畢業的本科生托熟人進了家涉外業務公司，可英語水平還不如前台，聽不懂國外客戶來的電話，單位只好派他去幹雜活兒，薪酬自然也高不了。

研究生相當大三

在人才高消費的風尚下，很多單位招人的學歷起點都提高到碩士，因此推波助瀾着持久不降的考研潮。名牌大學裡研究生的隊伍日漸龐大，有的學校研究生與本科生比例達到1：1甚至更高。大批學子甘願把青春黃金歲月消磨在校園中，就為贏得未來更高的就業台階。

然而，高學歷卻並不一定能贏得高回報。如今很多單位研究生的收入已與本科生沒有太大差別，新入職的研究生，收入可能還不如一個職場資深的本科生。因為「幹什麼活兒拿什麼錢」。很多用人單位感覺，無論國產還是海歸，研究生的水平都在下降，與本科生並無明顯差別。

如今本科生考研真正為鑽研學問的不多，更多是出於功利。一為換專業，二為換「出身」。本科時多數人選擇專業都很被動，學了幾年發現並不喜愛這個專業，或者此專業就業很難。頭幾年很多盲目跟風學了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畢業時都決定轉行。

考研是個糾錯人生的機會。有人為再次追求曾失之交臂的名校文憑，有人為換個好就業的專業。於是學計算機的改學管理，學植物保護的改學法律。三類校本科生，想乘考研圓清華、北大之夢。北京某名牌大學的「法碩」們，出身的專業與院校五花八門。

考研太熱就難免有學歷注水。有人戲稱現在的碩士的水平相當於「大三」。不少本科生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就準備考研，大四的課簡直沒工夫上，更不用說踏實做畢業論文了，以至論文成了走過場被專家建議取消。學歷高了，能力降了，成為不少用人單位對新員工的評價。

追高學歷之風中，就有人因此職場擱淺。有小兩口本已在知名外企做到中層，但在「變一種活法」的衝動下雙雙辭職去北大讀MBA，畢業後卻都找不着工作。批量製造MBA的結果，是知名大學的MBA都不再稀罕。

海歸的尷尬

近年新海歸大批回國，職場上卻不再有海歸前輩那種耀眼的光環。

不少家長送孩子出國是出於無奈──因為孩子考不上內地大學。有個從小成績不佳的男孩兒，高考前的模擬成績連三類本科都夠不着，小有積蓄的爹媽便拿出全部積蓄送兒子去英國讀大學，幾年前孩子順利拿到洋文憑回國。

一些被內地高考逼去留學的學生，只能就讀一些國外資質較差的大學。有留學生回國後除會英語外，專業能力甚至不如內地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國際貿易」等萬金油類專業的留學生，在內地人才市場上早不再受青睞。

為了辨別良莠不齊的海歸，有單位招聘時就查「出身」。一看洋文憑的品牌，二看學歷「血統」。如果你畢業於劍橋、牛津、默爾本、悉尼等名校，自然一票通過；如畢業於國外某不知名院校，那你的洋文憑含金量就會大打折扣。

如是海歸研究生，就查內地學歷。如果本科出身於清華、北大、復旦等內地名校，那你的洋文憑就比較硬氣；若本科學歷是內地三流大學甚至大專，那你的洋研究生文憑就可能不值錢。有單位甚至追溯「血統」後移到了高中，如果你出身重點高中，那麼勝出的機率就要大得多。

文憑造假

文憑貶值，還因為受文憑造假之風影響。文憑造假，早就成為公開的秘密。

一是堂皇造假。名牌大學裡各類幹部研修班，都是官員輕鬆獲得碩士乃至博士頭銜的地方。官員只消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上上課，就能輕鬆鍍上高學歷之金。一些有碩士學位的局級，英語水平甚至比不上高中生。

二是地下造假。即使在北京，你只要肯花錢，從高中直到大學的文憑都能買到。現在一些飯店招領班、商城招售貨員都要大專乃至大學文憑，大學文憑就在「速成」中泛濫開來。有位母親給兒子買了大專文憑後，上網查詢也是赫然在錄。結果連普通高中都沒上過的兒子，就職後頻頻被炒魷魚。

從擴招到造假，再到金錢至上的文憑批量製造，文憑含金量又如何提高？不過，名牌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卻永遠是職場最受歡迎的。在就業最難的今年，有的北大博士還沒畢業，就被一家著名研究機構聘用，而清華大學汽車系的學生，多年來都供不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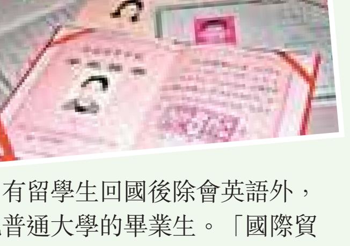
反思

或許，只是在傳統的高期望值之下，大學文憑才是貶值了。

從更廣闊的社會意義上看，即使難免魚龍混雜，更多人擁有大學文憑可能正反映了更普及的高等教育。不遠的一天，大學生賣豬肉、種地甚至當家族主婦，或許都不再被說成是「浪費」。即使一個農婦因受過大學教育而能營造了更溫馨的家庭，文憑也是物有所值的。那時，文憑就沒有必要再注水與造假。

如果文憑不再僅是獲取金錢與權力的敲門磚，教授不再是行政工具，校園不再是角逐名利的舞台，中國大學才能真正成為培育人文精神的樂園，教育才能回歸教化人性的本位，文憑才會貨真價實。

■就算畢業拿到文憑，過不到就業一關也是徒然。 資料圖片


■文憑造假，也是文憑含金量下降的原因。 資料圖片

思旋天地

谷底反彈 治國有術

思旋

第十一屆三次全國政協大會將於三月三日在京召開。香港區委員定於三月二日集體乘搭飛機赴京。港區特邀委員依舊下榻長安大街貴賓樓飯店，其餘各組將分別居住於各飯店。委員們正收集資料準備提案及大會發言。

其實，各省市政協已陸續在一月和二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政協大會。正如全國政協大會一樣，政協主席作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副主席作提案工作報告。事實上，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出席每年一度的政協大會並作提案以及參加視察工作是必然要履行的事務。而每次政協大會，提案工作的報告與常委會工作報告同樣舉足輕重備受關注。更重要的是每年提案工作報告，政協組織都會向眾委員提出要求，事前要為提案內容先作調研，認清形勢，圍繞大局，提高質量，加強提案工作的整體合力。當然，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為黨和國家為政府科學民主施政決策提出積極而科學又有成效的意見和建議至為重要。所謂圍繞主題，竊以為，眾委員要聚焦於「立足發展，關注民生，維護穩定，重在實效」。問題是為提案找題目找議題，有根有據者有難度。

相信經濟與民生問題將漸趨政治化。就業難、住房難與往年的就醫難將同樣成為由中央以至各地方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議政焦點。雖然在過去一年，全球金融風暴引起的經濟危機仍未全部恢復正常。然而，先從谷底反彈的中國，股市樓市暴升，尤其是樓價飇升令社會民怨不斷，無疑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有見及此，在政協人大兩會召開前，從中央到地方都推出收緊銀根政策尤其針對房產市場融資貸款方面。今年始，股市和樓市應聲下滑，某程度會對民怨起減低之效。只不過，誰也知道全球各地政府都明白房地產發展是當地經濟支柱，一業興則百業旺，反之，影響深遠。所以，中央政府在作出某些打壓措施時必也考慮到效果和負面影響。要作兩手準備，「一手硬，一手軟」。一直以來內地官場文化是「上有決策，下有對策」，各地方政府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地產稅收，地產不振政府財政收入靠誰？

記憶後書

徽州古鎮

鄭政恒

人們以祠堂、民居與牌坊為徽州古鎮三絕，但由於古鎮頗為分散，我們只參觀了分別以祠堂和民居而聞名的南屏與宏村，聽導遊說，如果要看牌坊，就一定要到歙縣去，你們的時間不多，恐怕看不到了。

我們先去的南屏依山傍水，因為背靠南屏山而得名，鎮前有武陵溪，上有萬松橋，橋頭上有一個碑，刻有桐城派大家姚鼐的《萬松橋記》，記述建橋的事，橋後遠處有萬松亭，許多中學生安靜地在四周寫生，他們幾乎佈滿整個南屏的不同角落，每條街巷、祠堂之前。南屏的祠堂氣派闊大，葉氏宗祠敘秩堂和葉氏支祠奎光堂是木建築，斗拱、樑柱、牌匾都保持着質樸古氣，難怪《菊豆》和《臥虎藏龍》的拍攝都先後與南屏相關了。

宏村是徽州最著名的古鎮之一，名聲當然比南屏大，遊人也多。一進宏村，即見南湖，此刻湖水平靜清澈，實在地反映出路人、綠樹、石橋、書院的倒影，教人眼前一亮。除了南湖，宏村還有呈半月形的月沼，沼畔的明清民居和汪氏宗祠安寧地沉睡在水面上，直至一列潔白的鵝有序地投入水中，悠然而往，將景物一如清醒前的夢碎散，而此時日光驟暗，宏村好像一個昏昏欲睡的徽州老商人，算盤也擱置在一旁了……

宏村也有不少中學生在寫生，當我們重回南湖，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們也慢慢收拾畫具，交換畫作評賞一番。一天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畫鋼筆畫的學生將筆放回胸前的口袋，畫素描畫的學生將筆放回筆盒裡，唯獨是畫水彩畫的學生將筆放在湖裡輕輕洗濯，彷彿以湖水為畫紙，又彷彿要為宏村加添一些個人的獨特感觸。

生活語絲

政治廣告

吳康民

廣告是為了謀取商業利益。香港作為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各類傳媒刊登廣告鋪天蓋地。而報紙的廣告更是它主要的收入來源。免費報紙的誕生，主要便是靠廣告賺錢。現在的暢銷報章，收入恐怕是廣告佔大頭，零售訂閱的收益佔小頭。內地的報章過去是不大重視廣告的，因為他們強調宣傳功能，黨和政府的機關報是政府包辦了他們的日常開支。但自從進入了市場經濟，內地的報刊也十分重視廣告收入，並辦了若干貼近小市民趣味的「副報」，以獲取廣告收益。這些報刊的廣告篇幅，有的已超過文字篇幅。

《人民日報》作為全國第一官報，在進入「廣告時代」的初期，仍堅持不刊登廣告，但最後也不敵「誘惑」，打破禁忌。不過，它的廣告，都是大件頭，要加刊登，肯定所費不菲。最近連對岸的金門，也要來第一大報刊登著名的金門高粱酒的廣告了，這是台商廣告的「第一枝」！

香港的報刊廣告，近年出現了不少政治廣告。有的名人，把自己的政見，以刊全版廣告的形式，公諸於世。人家有政見，可寫文章表達，並有稿費可收。這些名人巨賈，不惜工本，花上數萬以至十數萬的巨款，刊登大字本的廣告，既引人注意以增加知名度，也有若干表態之意。此等政治廣告，過去台灣方面為了爭取美國民意，也曾花巨款在《紐約時報》某西方大報刊登政治廣告，還有若干連署姓名對某些事件表態的廣告，這些都是所謂「燒銀紙」之舉。

近來本港政治廣告愈來愈多，先有祝賀廣告，除祝賀某某當選議員、獲得勳章之外，更有祝賀、歡迎某某內地高級官員蒞港之類。

接着便是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的廣告了。政改方案出爐，支持廣告鋪天蓋地。高鐵興建爭論，竟出現贊成派、反對派以及中間派的廣告。而且各出奇謀，引人注意。比如眾所周知，泛民主派反對高鐵，一群贊成建高鐵的竟以默默支持民主黨的名義，要民主黨「拿出勇氣來」！